



〔美〕海明威 著
张有军 译

危险夏日

The Dangerous Summer

海明威全集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川大学出版社

〔美〕海明威 著
张有军 译

危险夏日

The Dangerous Summer

海明威全集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喻 震
责任校对:李施余
封面设计:天恒仁文化传播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险夏日 / (美) 海明威著; 张有军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8. 9

(海明威全集)

ISBN 978-7-5690-2425-8

I. ①危… II. ①海… ②张…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5933 号

书名 危险夏日
WEIXIAN XIARI

著	者	海明威
译	者	张有军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2425-8
印	刷	成都市兴雅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5 mm×210 mm
印	张	8.25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 (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 <http://press.scu.edu.cn>

目录



001	第 一 章
024	第 二 章
032	第 三 章
058	第 四 章
074	第 五 章
098	第 六 章
112	第 七 章
132	第 八 章
143	第 九 章
155	第 十 章
187	第十一章
200	第十二章
220	第十三章
246	斗牛术语汇编

第一章

重回西班牙非同寻常，因为我从没有想过会被批准再回到那个不寻常的国度，尽管我对那片土地的热爱程度仅次于我的祖国。而且，我曾经发誓只要我在那儿认识的某位朋友仍被关在监狱中，我就绝不会重新踏上那片国土。1953年春天，事情发生了转机。在古巴，我有一些曾经在西班牙内战中因阵营不同而势同水火的朋友。一天，我跟他们谈起我去非洲的计划，并提到途中要在西班牙做短暂的停留，他们全都认为我可以极为体面地回到那里。只要我不发表任何关于撤销我以前作品的声明，并且闭口不谈国事，那么，申请签证就不会有什么麻烦。现在美国观光者入境已

经不需要签证了^[1]。

1953年，我的朋友们都已经脱离了被监禁的命运，于是我决定去非洲旅游。我打算先带妻子玛丽到潘普洛纳去体验集市日的欢乐，然后转程到马德里，参观一下普拉多博物馆，之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就去巴伦西亚，看看那儿的斗牛比赛，最后再乘船去非洲。当然，我知道玛丽是不会遇到什么麻烦的，因为她这辈子从没到过西班牙，而且她的朋友也都是一些很高雅的人士。就算她不小心遇到什么麻烦也不用担心，那些朋友会马上来帮她解决。

我们一路上轻快地驾着车，迅速地穿过巴黎，驶过夏尔特尔^[2]、卢瓦尔河流域和波尔多^[3]郊外，一直来到比亚里茨^[4]。在那儿，早有一群人做好了准备在等着我们，他们也将加入我们的队伍，一同越过国境。

[1] 海明威曾经在《丧钟为谁而鸣》这本书中立场鲜明地支持西班牙政府，强烈反对法西斯势力，因此佛朗哥政府一上台后就禁止他入境，所以海明威对于能否再回西班牙一直心存忧虑，没想到1953年他就获准可以回去。1959年他再次回到西班牙看斗牛，之后写出了这部《危险夏日》。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本书可以被看作他1932年出版的《午后之死》的续篇。

[2] 夏尔特尔（Chartres）：法国巴黎南方的一座城市。

[3] 波尔多（Bordeaux）：法国南部的一座海港城市。

[4] 比亚里茨（Biarritz）：法国西南部的一座城市。

大家高高兴兴地吃喝完毕，并约好了出发的时间，集合地点就定在昂代海滨——我们住的旅馆，我们打算在这里等所有人聚齐后一起出境。在这群朋友中有个人很有能耐，他居然带来了当时正担任西班牙驻伦敦大使的米戈尔·普利默·德利威拉公爵的一封信。他说，万一途中我遇上什么倒霉事，那封信可以帮上大忙。我虽然不是非常明确将来会遇上什么乱子，但对此仍感觉特别欣慰。

依照约定，我们按时抵达了集合地点。那一天，昂代的天气很糟糕。整整一个上午，天空都被浓厚的乌云遮蔽着，无精打采地下着雨。薄雾如一块帷幕一般，随着浓重的云翳蔓延下来，遮挡住了远方西班牙的山脉。也许是天气的缘故，我的朋友迟迟没有露面，我估计他们可能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到达，后来又多等了他们半个多小时。聚齐后，我们便出发了。国境线上的检查站的天气也是阴沉沉的，我把四份护照交给站内的警察检查。那位警官端坐在那儿，将我的护照翻来覆去看了很久，一直没有抬头。这种情形在西班牙发生的概率很高，而且通常预示着不太好的结果。

“那个作家海明威跟你是有什么关系？亲戚？”他依旧低着头，似乎是随口一问。

“是同宗。”我恭恭敬敬地答道。

他把护照又翻看了一遍，然后再仔仔细细地端详着护照上我的照片。

“你是海明威吗？”他又问。

我把原本因为紧张而有些弯曲的身子稍稍挺直，答道：“A sus ordenes！”这句话是西班牙语，大致意思是：不但服从您的命令，而且随时听候您的差遣。我以前在许多不同的场合听过别人说这句话；此刻，我也用这句话，并期望自己说得很合适，而且音调也别出错。

终于，他抬起头，站了起来，向我伸出手，说了一句让我们如释重负的话：“您的书我全都读过，非常喜欢。我马上给您盖章，或许海关那儿也能为您效点儿劳。”

这就是我回到西班牙的全部经过，一切美妙得仿佛做梦一般。在毕达索瓦河^[1]，我们一共需要通过三处检查站，每次被警察拦住盘查，我都做好了被扣留或是被遣送回国的准备。可是，令人惊奇的是，每一次警察在无比认真地检查完护照后都冲我们爽快地一摆手，放我们通行。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一对美国夫

[1] 毕达索瓦河（Bidasoa）：西班牙境内纳瓦拉省的一条河，被看作西班牙和法国的分界线。

妇、一个性格活泼的自称来自威尼托^[1]的意大利人吉安弗朗克·伊凡吉齐和一位来自乌迪内^[2]的司机。后者也是意大利人，他准备到潘普洛纳的桑福尔米内斯去。吉安弗朗克以前是个骑兵军官，曾跟随隆美尔^[3]作战。在古巴工作的时候，我们住在一起，他是我们非常亲密的一位老朋友。他开着汽车到勒阿弗尔^[4]和我们碰头。那个叫阿达莫的司机看起来斗志昂扬、野心勃勃，他一直想成为一个承办殡仪与丧葬工作的老板。不过，他还真实现了这个理想。倘若你哪天不幸在乌迪内亡故，那么负责出殡事宜的很可能就是他。没有谁知道他在西班牙内战时属于哪个阵营，我也没有问过他，不过在旅行中我常常安慰自己，说不定他跟两边都有点关系呢。等和他渐渐混熟了，我发现他多才多艺，简直堪比达·芬奇^[5]那样的天才，于是，我越发确信他跟两边都有点关系。他既能为了自己心中的信仰站在某一阵营，也能为了他的国家或者为了

[1] 威尼托 (Veneto)：地处意大利北部的地区。

[2] 乌迪内 (Udine)：地处意大利东北部的城市。

[3] 隆美尔 (Erwin Rommel, 1891—1944)：纳粹德国的高级将领，因被怀疑参与暗杀希特勒的密谋，被迫服毒自杀。

[4] 勒阿弗尔 (Le Havre)：地处法国北部赛纳河口的海港。

[5] 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和工程师。

乌迪内被吸纳进原本针锋相对的战壕而尽心尽力。我甚至相信，假如再有第三方的话，他还可以为他的上帝、为兰西亚公司或是为伟大的殡葬业作战，因为他对这三者的认真程度都同样深厚，绝无二致。

我认为，假如你想要一段全程都充满愉悦的旅行，那你就应选择活泼的意大利人做旅伴。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就和两个出色的意大利人一起在努力完成一场充满乐趣的兰西亚攀登行动。我们沿着翠绿的毕达索瓦河谷向上，不少栗树长在大路两侧，蜿蜒曲折地连成一排。我们奋力顺着山脊向上攀登，眼前的薄雾也渐渐消散了。我知道，只要过了前面的维拉特隘口，那一路跟随我们的死气沉沉的阴霾就会一扫而空了，然后，我们将沿着曲折的山道一路向下，进入纳瓦拉^[1]的高原地带。

我这篇记录原本是打算写斗牛的，不过当时我对斗牛的兴趣并不大，之所以有这种想法，仅仅是为了让玛丽和吉安弗朗克见识一下西班牙的风情而已。以前马诺莱特到墨西哥演出时，玛丽曾经去观看过斗牛表演。那天刮着十分凶猛的风，和他一起表演的是两头最糟糕的牛，但玛丽却很喜欢看。她从头看到尾，

[1] 纳瓦拉 (Navarra)：地处西班牙北部的一个省。

整个斗牛的过程她都很感兴趣。其实斗牛这种表演并不像外人想象得那样美好，如果她连那样糟糕的表演都喜欢，可见她也许是真的很喜欢斗牛。我曾经听人说，假如你能够忍住一年不去看斗牛，那么，你这辈子不去看斗牛也会觉得没什么。这话虽说得不完全对，但多少也有一定道理。除了在墨西哥的那次，我已经有十四年没做过斗牛场的观众了。这段日子里，我感觉自己大部分时间就像坐牢一般，只不过我的牢狱是斗牛场之外的天地，而不是在里面。

我曾经在书上看到过，几位可靠的朋友也跟我说过，马诺莱特在斗牛场称霸的那段日子以及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斗牛运动中曾出现过一些不为人知的黑幕。为了保护某些重要的斗牛士，人们往往会把牛角尖锯掉，然后再削尖并磨出光泽，使它们看上去仍和真正的牛角差不多。不过这样处理后的牛角尖很嫩，就像人们剪指甲过多以致露出的下面的嫩肉一样。但是，牛如果顶着这样的角尖撞在场边围墙的木板上，就会产生剧烈的疼痛感，多次疼痛以后，牛再用角去撞击其他东西时就会变得小心翼翼。另外，当时还有一种像铁一般坚硬的帆布覆盖物，这种东西原本是用来给马匹做铁甲的，如果用它来训练牛，也同样会达到以上的效果。

再者，由于牛角长度被人为削短，牛便失去了对距离的掌控能力，用这样的牛来做表演，大大降低了斗牛士被牛角撞上的危险。通常而言，牛是在养牛场里和其他牛进行日常的争斗或者激烈搏斗中，慢慢学会使用它的角的。年复一年，牛会在长期不断地练习中培养出对自己的角的清晰意识，并且使用得越来越纯熟。因此，某些顶级的斗牛士经纪人（他们个个手里都有一大批级别略低的斗牛士资源）总是想方设法使养牛人饲养出一批被人们称为“半公牛”或是“中等公牛”的牛，也就是那些刚刚到三岁的小牛，但这样的小牛一般还不太明白怎样熟练地使用它的尖角。为了削弱这些小牛的腿部肌肉的强劲度，以达到让它们无法迅速跟着穆莱塔复位的目的，因此养牛人要让它们养成喝水的时候不离开牧场太远的习惯。但同时，为了使这些力量被削弱后的小牛还能达到比赛要求的重量，他们又用谷物喂养它，使小牛重量达标，外表上看起来跟真正的公牛一样，再加上刚进场时，小牛奔跑的速度也不差，观众几乎看不出它和真正的公牛有什么差别。可真实的情况是，它只是一头“半公牛”，那些如同苦刑的训练和饲养让它变得软弱而且容易被控制，以致于表演时非得斗牛士细致而温厚地对待它，不然到了最后它连对抗斗牛士的勇气都没有。

当然，即便是被削短了的角的危险性也很大。有时候，它猛地一戳，也会伤到人或杀死对方。不少斗牛士都曾经被这种处理过的牛角戳伤。不过总体而言，和这样一头力量被削弱的牛缠斗并最终杀死它，至少要比和一头正常的公牛相斗安全十倍。

其实，普通的观众是不可能看出牛角是被处理过的，因为他们一般都没有观察动物的角的经验，更辨认不出那种稍稍带点儿灰色的打磨过的痕迹。他们只是用外行人的眼睛去看牛角的尖端，只能看到细小、闪亮的一个黑点。他们根本不会知道那其实只是用废旧的曲轴箱机油多次摩擦做出的假象而已。这样处理过的牛角会散发出一种比旧皮靴被重新用洗革皂抛光后还亮的光泽，就像真的一样，但是内行人远远地一看就会知道有问题。就如同老练的珠宝商鉴别钻石的真伪那样，他们不用靠得很近，就能闻到虚假的气息。

马诺莱特时代和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些没有职业操守的斗牛士经纪人往往热衷于做这种事，要不就是跟一些创始人或是某些饲养者达成一种不可告人的默契。他们为自己的斗牛士规划的职业目标是：斗半公牛。因此很多饲养者花费了大量精力来饲养这种牛，为了让牛的性格温驯但仍能保持高速奔跑的能力和易于激怒的特性，他们往往在繁殖阶段就想办法使

那些牛的肌肉变得不太强健，然后大量喂养谷物使牛体重增加并长成硕大的个头。牛角的危险性更不用担心，因为它一定会如以上所述被改造一新，这种牛一旦被放入斗牛场，观众们便可以看到斗牛士创造出的那一幕奇迹——倒退着斗牛！斗牛士不用再像以前那样高度紧张地盯着随时从腋窝下穿过的牛，而是睁大眼睛看向观众；斗牛士还能跪在那头凶猛的畜生面前，将左胳膊肘儿搭在牛的耳朵上，像在给它打电话似的；他甚至还会把剑和穆莱塔丢到一边，用手摸摸牛角，像演得太过了的演员那样关注着观众的反应，而牛呢，一副病歪歪的样子，甚至还在出血，陷入一种貌似被催眠的状态——观众看到场内这样神奇的表演，一个个瞠目结舌，还以为自己亲眼目睹了斗牛新时代的诞生呢。

当然，也有一些诚实的饲养人，他们手里会有真正的、牛角没有被损坏过的牛。如果那些没有职业道德的斗牛士经纪人偶尔必须从这些人手里收来这样的牛，那么通常会发生这样的事：在黑暗的通道中，或是斗牛活动当天的中午，牛被选出来关进特别选定的石头围栏里之后，那几头牛总会奇怪地遇上些糟糕的事。所以，假如你看见一头牛原本眼睛放光，狂奔起来快得像头豹子，四条腿在 *apartado* 的时候（即选牛

并把它关进围栏时)生龙活虎,可正式出场时竟然是一副后腿有气无力的样子,那么很有可能是有人往它的腰背部狠狠砸过一袋沉重的饲料。或者,如果你看到有一头牛像梦游一般在斗牛场里游荡,斗牛士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去挑逗它才能把它从茫然的状态中拉回来的时候,这就表明,他斗的一定就是那种兴致不高、忘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利角有什么作用的牛,至于为什么会在很短时间内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转变,也许可以追溯到一根装满巴比妥类药物^[1]的马用注射器。

当然,即便经过这样精心设计的重重阻挠,那些斗牛士每年也不得不跟角没有被削过的真正的牛斗上几次。虽然这种情况下,最优秀的斗牛士也能够坚持整整一场,不过他们尽量避免如此,因为这样太危险了。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再加上我的生活圈已经渐渐远离了那种吸引大量观众的体育活动,我对斗牛已经没有以前那样狂热。但在听说了新一代的斗牛士已经成长起来之后,我还是有些迫不及待地想去看看他们。我对他们的上一辈很了解,那一批斗牛士中有些人非常出色,甚至还和我做了朋友。不过当我经历了一些

[1] 巴比妥类药物:催眠、镇静等用的药物。

人去世、一些人因为恐惧而放弃斗牛的事件后，我下定决心从此只做纯粹的观众，不打算再和任何斗牛士做朋友了。因为，如果一个斗牛士朋友因为害怕而手足无措时，我无法像一名普通观众那样只专注于眼前的视觉享受而拒绝了解他的苦恼。作为一个朋友，我必须跟着他们一起忍受心灵的无限煎熬。

1953年的时候，我们住在莱库穆佩利市郊外，每天早上要坐二十五英里的车，赶在六点三十分的时候到潘普洛纳，去欣赏七点钟时牛群奔过街道的壮丽场景。我们这些人在莱库穆佩利的旅馆里定了长期住宿的房间，整整七天，我们完全沉浸在马不停蹄的狂欢中，渐渐地熟悉了彼此，甚至喜欢上了对方。那真是一段让人怀念的时光，也留给我很多美好的记忆。那时，每当我看到达德利伯爵那辆镶着金边的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时，都会感到一种沾沾自喜的虚荣。而现在，一想起来，我却由衷地觉得那辆车很漂亮。

吉安弗朗克参加了一场由擦鞋人和扒手预备军组织的集会，而这场集会并没有多少新意，内容除了跳舞就是喝酒。他在莱库穆佩利的床铺几乎怎么使用。他做了一件至今让我们都难以忘怀的事，那就是睡在牛进入斗牛场的必经之地——一条由栅栏隔开的通道里，这样他再也不用担心因为睡过头而错过观看运牛

进场的场景，就像之前的某一天那样——其实他也不算是错过。那些牛一头头地从他身上跃过。整个斗牛士班的人看起来都很得意。

每天早上阿达莫都会去斗牛场，想要得到杀死一头牛资格，但是斗牛的管理机构却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那段时间天气很不好，整天阴沉沉的。有一次，玛丽看斗牛时正好遇上一场雨，结果被雨淋湿后感冒了，还发起了高烧，许久都不好，以致她在我们待在马德里的那段日子里一直无精打采的。其实那几场斗牛表演并不是很出色，但期间却发生了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那就是我们与安东尼奥·奥托尼斯的初次会面。

从第一眼看到他从容挥动着披风躲闪斗牛的动作，我就断定他具备非凡的能力。那身姿是所有出色的斗牛士挥动披风时的身姿。这种人的数目并不少，而且他们都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只不过安东尼奥更加出类拔萃。特别是就穆莱塔而言，他挥动起来时简直堪称完美。他那杀牛的手段也十分干净利索，丝毫看不出费力的样子。我应该算是一个严谨而苛刻的观众，而就算以我的眼光和标准去评判他的表演，也认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安东尼奥一定会成为一个顶级